

启动中国消费需求的倒三角式逻辑思路

刘林琳, 王 正, 王安宇

(复旦大学 管理学院, 上海 200433)

摘 要:文章首先将我国居民划分为生活水平不同的三类人群,然后以修正的生命周期理论为工具,从可支配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两个维度出发,依次分析他们需求不足的原因及其在刺激消费需求政策中所起的作用。最后文章推出启动中国居民消费需求的倒三角式逻辑思路,从而达到以富带贫,不“劫富”而渐进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

关键词:边际消费倾向;可支配收入;生命周期理论;收入消费曲线

中图分类号:F04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03)12-0018-07

一、导 言

自 1998 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振的迹象日益明显,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政府也采取了种种措施,并收到了一定效果。但是从图 1 看,我国尚未完全摆脱消费需求不足的困扰。因此,如何刺激消费需求将继续成为被关注的焦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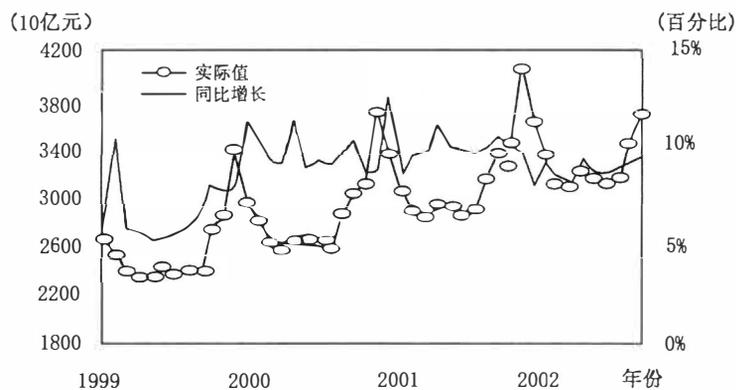


图 1 我国商品零售额散点图

数据来源:《宏观经济管理》2002 年第 12 期,第 59 页。

关于如何拉动消费需求的问题,常见观点认为应缩小低收入阶层、壮大中等收入阶层,这将有助于提高居民的总消费率,如靳涛提出刺激中、低收入阶层居民的需求^[1];刘炜提出开拓农业市场,促进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2];还有学者提出加强收入分配的调控与监督管理,改善农民生活,缩小收入分配差距^[3]等等。

收稿日期:2003-08-01

作者简介:刘林琳(1983-),女,山东济宁人,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本科生;

王 正(1983-),女,上海人,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本科生;

王安宇(1973-),男,河南叶县人,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

这些观点对于刺激消费需求的政策设计固然有重要启示,但是却忽略了高收入阶层在启动消费需求中的作用;并且仅仅是提出政策目标,并没有指出政策切入点。本文将针对这两方面的不足,通过全面分析中国不同生活水平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最终找到刺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政策逻辑。

为此,首先需要对我国消费者群体进行分类,基本特征如表 1 所示。

表 1 我国三类消费者群体分类及其基本特征

消费者群体	基本特征
贫困人群	生活水平在贫困线 ^① 以下,基本无储蓄 ^②
中等收入人群	有稳定收入,在维持贫困线以上的生活之后,有一定储蓄
高收入人群	有稳定收入,在满足小康生活后仍有丰厚结余

根据《中国经济发展前沿报告》这三类人群占总人口的比例依次为 60.14%、36.36% 和 3.5%,呈金字塔形,如图 2(1)所示。如果通过政策将其转变为橄榄状,如图 2(2)所示,即中等收入人群占多数,则将降低启动中国消费需求的难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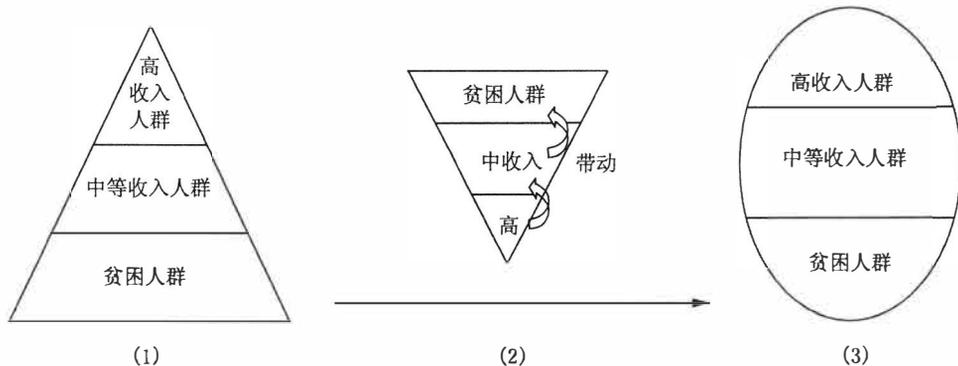


图 2 调整中国消费结构的逻辑思路

为达到此目的,需要借助一定的理论分析工具。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人们倾向于平稳的消费,是基于一生的收入水平来安排其消费计划的,如图 3 所示。不过,该假说过分忽视当期收入对当期消费的影响。实际上,在收入的高峰期,人们一般会增加储蓄,但也会同时适当提高消费水平。所以,消费线应随着收入线同步波动,只是波幅有所减小,如图 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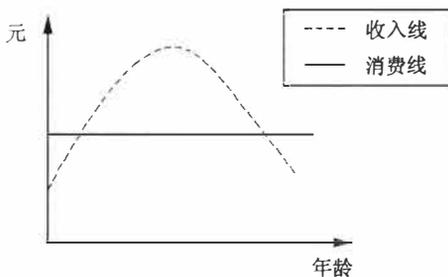


图 3 生命周期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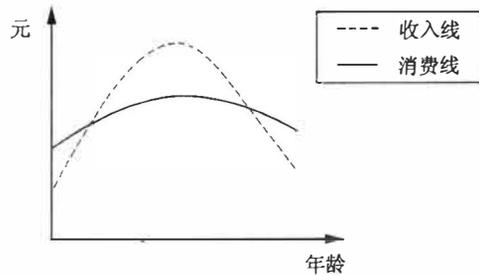


图 4 修正后的生命周期理论

下面将以修正后的生命周期理论为工具,分别从边际消费倾向和可支配收入两个层面,依次研究三类人群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难点:启动贫困人群的消费需求

2001 年,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 62.34%^[5],其中 80% 属于贫困人群^[6];城镇的贫困发生率在 1999 年也达到 9.4%^[7]。可见,贫困人群在总人口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地位不容忽视。

贫困人群的共同特征是基本消费偏低,但从影响其消费的两个因素——边际消费倾向和可支配收入来看,他们的情况又并不完全相同。因此,本文在李实和 John. Knight 的研究基础上对贫困人群进行了分类:如果在其一生中超过半数的时间内平均收入和消费关系满足:

- (1) 收入和消费水平均低于绝对贫困线,称为持久性贫困;
- (2) 收入低于绝对贫困线,而消费高于绝对贫困线,称为暂时性贫困;
- (3) 收入高于绝对贫困线,但由于过去或未来有着特殊的支出需要不得不将其当期消费水平压低到贫困线以下,称为选择性贫困。

这三种人的总和即为贫困人群。

1. 三种贫困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水平分析

持久性贫困人群的可支配收入低于绝对贫困线,因此其收入大都用于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这部分人的边际消费倾向很高,但几乎没有剩余消费能力,如图 5 所示,收入线和消费线基本吻合。因此,在不提高可支配收入的情况下,他们已经没有更大的消费潜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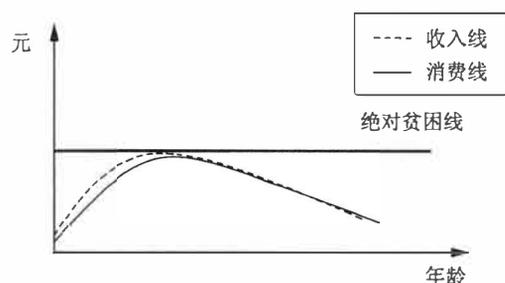


图 5 持久性贫困人群的收入消费曲线

暂时性贫困人群有储蓄或者可以根据其预期的收入和资产状况借款消费,所以其消费高峰往往先于收入高峰出现,如图 6 所示。他们一般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但如果其收入持续低于绝对贫困线,那么一旦前期的储蓄用完,预期收入又不能实现,他们将很容易转化为持久性贫困,消费水平就会大大降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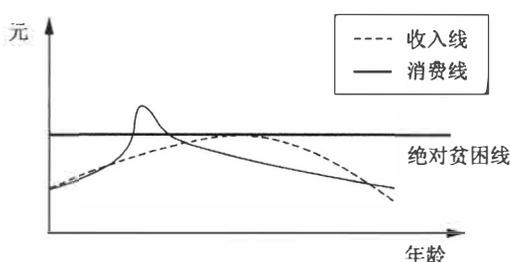


图 6 暂时性贫困人群的收入消费曲线

可见,对于暂时性贫困和持久性贫困人群,关键在于提高他们的可支配收入。

选择性贫困人群在我国城镇贫困人群中占到 51%^[7]。他们的当期收入完全有能力维持其在绝对贫困线上的消费,但由于他们对未来预期悲观,导致边际消费倾向偏低,“储蓄率达 42%”^[7],如图 7 所示。这部分人群所面临的消费滞后问题类似于中等收入人群,因此关于针对这类人群的政策选择问题,本文将在中等收入人群部分中一并论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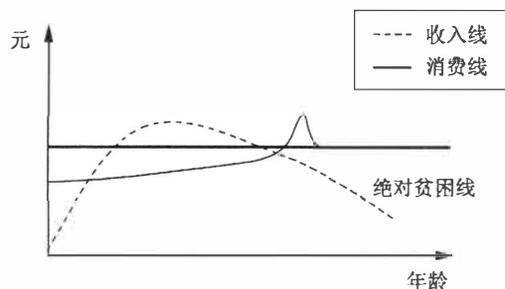


图 7 选择性贫困人群的收入消费曲线

2. 关于提高可支配收入的政策建议

贫困人群中农民占了 92.98%,其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传统上认为有两种途径:依靠其自身的传统农业生产和依靠政府转移支付。对前者,由于中国 2001 年加入了 WTO,外国农产品对中国农业的冲击将使农民在短期内通过这种途径来提高可支配收入的难度增大。

后者被较多学者接受,如:蒋团标提出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平衡收入差距,加大转移支付,一定程度上实现“征富济贫”^[8];薛和生建议以财政经费增加下岗职工生活补贴和失业救济金,提高企业最低工资限定,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支出由财政承担^[9];江建平主张从得益较多的个人、企业和政府筹措公益资金,专门扶助弱势群体^[10]等。

这些主张对刺激消费需求的政策选择有一定参考价值,但是这种通过纯支付性政策来拉动

内需的方法需要强大的中央财政实力的支持。而我国财政收入近年占 GDP 的比重只有 13% 左右^[11],而美国长期稳定在 20% 左右^[12];而且我国近年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已发行国债 1500 亿元^[11],更使财政负担愈显沉重。由此可见,目前在我国仅依靠政府的“转移支付”、减税杠杆、“公益资金”来托起贫困人群的收入,可行性不大。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我国农民收入的增加来自发展第三产业和进城打工,而城镇中的贫困人群也大都依靠再就业,而非政府救济金来摆脱贫困。因此,本文认为扩大就业,包括增加城镇人员就业和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即“城市化”),才是提高贫困人群收入的根本途径。而这主要依靠城镇产业结构的调整与提升来拉动,而城镇产业结构的调整与提升又要靠城镇消费结构的升级来带动。我国城镇消费正在经历“从温饱向小康”的转型,这种升级首先就需要消费者的富余收入来支撑。贫困人群显然不具备这种力量,这就需要中、高收入人群消费力量的带动。

三、导体:刺激中等收入人群的消费需求

中等收入人群占我国城镇人口的比例较高^③,近年来我国储蓄率持续上升与这部分人群边际消费倾向不高密切相关。因此,本文先探索这部分人群边际消费倾向偏低的原因,再分析可支配收入对其消费的影响,进而得出中等收入人群消费在启动整体消费需求中的导体作用。

1. 从储蓄成因看中等收入人群边际消费倾向偏低问题

这里将中等收入人群的储蓄按成因的不同分成以下两部分:

(1) 预备性储蓄。我国居民家庭财产高峰一般出现在 35~40 岁之间,而在消费者 25~35 岁这一阶段就要经历一次包括结婚、购房装修和教育投资在内的消费高潮。这笔费用一般会超过当期收入^④,但中国大部分中等收入消费者仍保持着这样的消费习惯;结婚、住房的巨额消费大都由父母无偿负担。所以此时虽然消费会有上升,但并非消费高峰,只表现为较小突起,如图 8 所示。同时,消费者又要为子女未来求学、出国、结婚买房巨额开支的支付做准备,于是普遍进行储蓄,这占了剩余收入的第一部分,如图 8 中的①。而至其 45~55 岁左右时,该部分储蓄释放,为其成年子女支付各项巨额开支,出现真正的消费高峰,如图 8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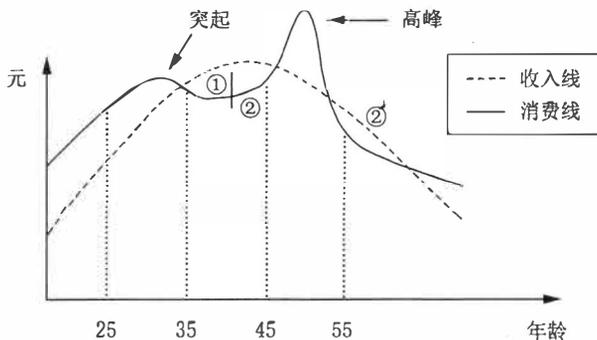


图8 中等收入人群的收入消费曲线

由预备性储蓄的成因可以看出,中等收入人群的前半生将人为地减小边际消费倾向。从这个角度看,要提高中等收入人群的当期消费,需要使其消费高峰前移。

为此,一方面需要完善的金融体制作个人消费信贷的基础;另一方面需要依靠广泛的宣传来转变消费观念,减弱成年子女对父母的经济依赖。前者需要建立在个人信用机制的基础上,但这在我国才刚刚起步;而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也决定了后者在短期内难以实现。因此,要通过使中等收入人群消费高峰前移来提高其当期消费是远水不解近渴。

(2) 预防性储蓄。当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预期不明确时,往往会增多预防性储蓄。随着医

疗、就业等领域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医疗消费和失业风险等使居民对预期收入保持稳定的信心下降,倾向于减少当期消费,大量采用银行储蓄来预防风险(如图 8 中②),使得近年来我国的储蓄率不断攀升。

同时,大部分消费者对教育、住房、就业、医疗等四大改革实施的具体细节又并不甚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迷惘甚至恐慌。因此,有学者提出应该在改革的宣传中尽量具体化、数字化、透明化^[9]。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储蓄增长的势头,并且对前文所述的同样具有消费滞后特征的选择性贫困人群也适用。但是,改革本身的趋势决定了这部分储蓄的必然性,所以这类措施难以达到大幅度释放预防性储蓄的目的。

2. 中等收入人群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有赖于高收入人群的消费升级

通过对中等收入人群储蓄成因的分析可以看出,虽然依靠政策提高其边际消费倾向能促使一部分储蓄向消费转化,但在现有收入水平下这类人群的消费扩张潜力不大,还不足以实现中等收入人群的消费升级。所以,要有效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消费需求,仍需提高其可支配收入;而这又依赖于消费升级带动的产业结构优化;而消费升级,从上文分析看,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高收入人群。因此,在最终通过消费升级启动整体消费需求的过程中,中等收入人群仅仅起“导体”的作用,真正的突破口还要从刺激高收入人群的消费中寻找。

下面就将分析高收入人群消费受限的原因及相应政策措施,最终得出启动中国消费需求的逻辑思路。

四、最佳切入点:启动高收入人群的消费需求

目前,城市居民金融资产出现了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趋势,收入居前 10% 的富裕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 45%^[13]。因此,高收入人群虽然只占人口总数的 3.5%,但购买力却占了总量的 17%^[6]。他们在留足了预防性储蓄后,仍有较大一部分可灵活支配的储蓄,所以他们扩大消费的潜力最大,在图 9 上表现为消费曲线向上移动的空间最大。高收入人群的富余资金使其成为三类人群中消费主动权最大的一类,同时也使边际消费倾向成为对这部分人群消费影响的最大因素。为此,本文将从分析高收入人群边际消费倾向偏低的原因入手,分析相关政策措施,进而提出启动整体消费的政策切入点。

1. 现有热点消费障碍重重

综观 2002 年全国范围内的消费品市场,保健、汽车、通讯、旅游等消费热点迅速成长,但同时也存在很多限制其发展的障碍。如汽车消费,在中国购买汽车所需要负担的增值税、消费税、车辆购置费,加上各类地方规定费用,竟占到购车总消费的 40% 左右,居世界较高水平^[13];其次,一辆私家车平均每月的养车费用至少在 1200~2500 元之间,即使对高收入人群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此外,消费信贷、保险制度不健全,车辆报废程序不规范,城市交通不畅通等消费环境问题,都阻碍了汽车消费的扩大^[14]。种种消费障碍影响了消费热点的“质量”,进而降低了高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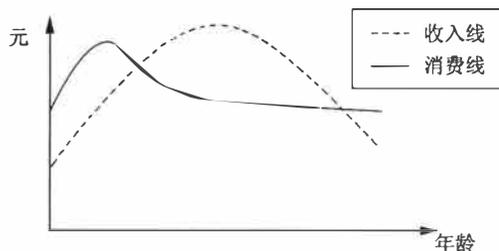


图 9 高收入人群收入消费曲线图^⑤

因此,从政策法规方面对热点产业加以扶持和鼓励是提高消费热点“质量”,进而提高高收入人群边际消费倾向的重要途径。在这方面,国家及地方政府也都在不断做出有益的尝试,如财政部于 2002 年 11 月出台了关于减免部分汽车税费的政策;江苏省于 2003 年 1 月提出建设三个都市圈以整合旅游资源,改善交通质量。

这类政策将不只是提高高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从短期看,还将带动大批相关产业的

发展,有助于增加就业岗位,从而提高全民的收入和消费能力。从长期看,作为时尚引领者,高收入人群的消费示范作用不可忽视。他们消费对象的转变将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新的消费理念,进而带动中等收入人群的消费,加速消费结构的升级。正如1990年代的家电消费热潮,是首先通过少数高收入者引进了新产品、新消费观念,然后才席卷全国,最终实现了从“小三件”(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到“大三件”(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的消费升级。而按消费档次的变化趋势预测,经过十几年的积累,我国现在的消费水平已迎来了万元级到10万元级的升级时机^[15],因此高收入人群的导向作用将更加明显,那么以此作为政策的切入点就能更加有效地启动全民的消费升级。

2. 潜在热点有待开发

与物质消费热点相比,我国中高层次的精神消费仍有待开发。因为总体而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与其受教育程度正相关^[13],高收入人群的主体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对精神领域的消费有着最为强烈的需求。例如,上海博物馆举办的“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在短短36天中就吸引了数以万计的参观者;三大男高音、世界著名乐团纷纷到我国演出,票价甚高仍吸引了众多热情观众……,所有这些都表明精神消费的市场巨大,消费实力雄厚。因此,政府如能加大对精神领域的消费新热点开发的支持力度,将有助于进一步吸引高收入人群的富余购买力。

另一方面,品牌消费也是一大潜在消费热点。借我国加入WTO,众多知名品牌进入我国市场的契机,通过政府的宣传和支持尽快树立品牌消费时尚,将有助于提高高收入人群的基本消费水平,使消费曲线上移。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通过扶持和开发消费热点能有效提高高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扩大该人群的消费;其消费升级并不依赖其他两类人群,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主动性。同时,客观上消费升级的契机也使高收入人群的优势和作用得以凸现。因此,刺激高收入人群的消费需求是启动居民整体消费需求的最佳切入点。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中国三类人群消费需求不振的原因各不相同;在启动需求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只有理清其内在的逻辑关系才能找到最佳的政策切入点。对此,本文提供了一条倒三角式的逻辑思路:在消费升级的大趋势下,通过扶持和发展消费热点产业来刺激高收入人群的消费需求;依靠高收入人群的消费升级来提高中等收入人群的可支配收入,同时通过政策透明化来辅助提高中等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双管齐下促使中等收入人群的消费升级;高、中等收入人群的消费升级带动产业结构调整,扩大就业,从而提高贫困人群的可支配收入,激发贫困人群的消费需求,最终使中国走出消费不振的阴影。

经济运行的整体好转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提高贫困人群的收入水平。高、中等收入人群的消费曲线都将更加贴近其收入线;中等收入人群的消费高峰将前移至收入高峰前;绝对贫困人群升级为暂时贫困人群,暂时贫困人群随着收入线的上移消费线同步上移,选择性贫困人群消费曲线超越贫困线,同时消费高峰前移。在此过程中,社会整体收入消费水平提高,贫困线上升(即全民的基本消费水平提高),从而达到不“劫富”而“济贫”,渐进实现共同富裕。

当然,本文只是提供了一条政策选择的逻辑思路,还需要更深入地探讨对各类人群消费需求启动的具体措施,以保证政策实施的效果。

注释:

①绝对贫困线定义如下:给定社会某个时点的一揽子基本消费品以向量 X 表示,向量 P 为 X 的真实价格;贫困线收入 $Z=(1+a)PX$, a 为考虑到食品消费或未包含于 X 中的项目而做的适当调整。^[4]

- ②此处的储蓄指,可支配收入中扣除当期消费和投资大部分。
- ③根据贫困人口占城镇总人口的9.4%,而高收入人口占总人口也只有3.5%,因此中等收入人口占城镇人口的比例应大于87.1%。
- ④有资料显示,中国城镇每户购房约需137757.6元^[4];在江苏省,一个孩子每年的教育费平均约为5727元,占家庭总消费的27.4%,直至大学毕业共需13.3万元,即使到中专毕业也要10万元^[9]。而全国城镇平均可支配收入仅为6859.58元/年。
- ⑤目前高收入,尤其是广大年轻的高收入人群由于对未来预期收入的信心,正逐渐形成超前消费的理念;而他们的高收入又使金融机构愿意为其提供贷款。所以图9中消费曲线的高峰超前于收入曲线的高峰出现。

参考文献:

- [1] 勒涛.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有效需求不足的诊断与对策[J]. 国民经济管理, 2002, (12).
- [2] 刘炜. 开拓农业市场, 促进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J]. 经济问题探索, 2003, (1).
- [3] 杨宣勇. 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基本状况、发展趋势及其对策[J]. 国民经济管理, 2002, (12).
- [4] 黄文平, 卢新波. 贫困问题的经济解释[J]. 上海经济研究, 2002, (8).
- [5]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2002[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3.
- [6] 宋则. 中国经济发展前沿报告[R].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 2002.
- [7] 李实, John Knight. 中国城镇贫困和失业问题研究[J]. 经济研究, 2002, (10).
- [8] 蒋团标. 论我国扩大内需政策中的“逆调节”现象及其对策[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2002, (1).
- [9] 薛和生. 消费需求和消费政策[J]. 国民经济管理, 2002, (5).
- [10] 姚志华. 消费热点: 今年花胜去年红[J]. 江苏经济, 2002, (10).
- [11] 荀关玉. 国家的意愿能力与解决收入差距的政策选择[J]. 国民经济管理, 2002, (5).
- [12] 国家统计局人口与就业统计司, 劳动部综合计划与工资司.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1995[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6.
- [13] 黄朗辉, 孟庆欣. 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现状[J]. 中国统计, 2002, (12).
- [14] 林林. 养一辆车多少钱[J]. 中国消费者, 2002, (6).
- [15] 龚国华, 李宏余, 许寒瑞. 生产与运营管理案例精选[Z].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An Inverted-triangle Logic Thinking of Starting the Consumption Demand in China

LIU Lin-lin, WANG Zheng, WANG An-yu

(School of Management,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first divides Chinese residents into three group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living standards and then, in virtue of the modified life-circle theorem, it starts from the two dimensions of disposable income and 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 to analyze the causes downsizing consumption demand and the roles they play in stimulating consumption demand policies.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the inverted-triangle logic thinking to start the consumption demand in China so as to reach the target of guiding the poor with the rich to realize common prosperity without “robbing the rich”.

Key words: 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 disposable income; life-circle theorem; income-consumption curve